

陸離覆吳仲賢之刊第十一版

日影行□小思  
橫濱的中華街

那是一個七彩的日子，他是一位健談的老人家，他沒有什麼悲哀的表情，可是，說着說着，我們已經體味了點點辛酸。

在日本，太陽出得真早，五點多鐘便滿街陽光了。為了珍惜旅遊時光，我們通常都很早啓程趕路的。像那天，由東京趕到橫濱，才找店子進早餐，我們已經是餓着肚子跑了一大段路了！

一清早，到達橫濱港岸旁邊的公園，團長說跑過花園盡頭，再撈一個彎，就是華僑聚居的中華街，去看看，也好順道讓早餐進肚。

陽光乾淨地照着港口、碼頭、停泊着的輪船、公園，全是靜靜的，什麼都像凝住了，我實在不相信，一個著名海港的清晨是這模樣的。在綠得發亮的草地上，散佈了顏色鮮明、款式新奇的公園椅子，加上藍天呀白雲呀，那簡直是個彩色的日子！

一眼望去，不必細看路牌，也可以斷定馬路對面就是中華街，因為古老老兩層式的中國建築物、大紅大綠的粉飾，再加些什麼「狀元樓京菜」的招牌，驀然，泛起了一陣親切感。雖然，豎立在街的入口處的紅木牌坊，看來像電影佈景，但看見牌匾上「親仁善鄰」四個大字，又心底暖暖的，不忍再苛求些什麼了！

街內的飲食店很多，可是，委實太早了，誰會開門做生意？好容易才找到一間僅可擠得下二十人的小店，還吃了一頓萬分滿意的廣東早餐——及第粥、油炸鬼！

這小店很古老，坐在裏邊，有點像拍古裝電影。木窗楞是往外向上開，要用木枝撐住的那一種。木柵木棧都被油膩人氣薰得黃亮，牆上掛了一幅雙鯉年畫，另外還有三個木框鏡架，鑲着的有速寫畫和許多簽名式，我只看懂其中一個是「王貞治」。這真是間奇怪的店！

大概，由於我們人多，又全講廣州話，居然把店主人引出來了。他除了一頭白髮外，那紅潤面色和碩健身形，實在不像六十開外的人。在異國碰到「自己人」，我們十分興奮，於是七嘴八舌地問他許多華僑生活問題。看他眯着眼，用宏亮的嗓子答着：「我？噢！遠在四十多年前，中國剛開始北伐，就拖着了一條爛棉被踏上橫濱港了。……當人家的廚子，捱過好多年，才積得一點點錢，買入這塊地，蓋了這小舖子。……入日本籍？不！我是中國人！入日本籍呀，只配給日本人看守貨倉！我現在不是很好嗎？許多人都來吃我的中華料理，那就是作家、畫家、運動家的簽名囉！……孩子們長大了，唉！不要指望他們，青年人不肯像我們老一輩捱苦，也不必剩下財產。我呀！看得化。喏！剛訂了票子去看大祭，好看啊！嘩！他們整夜在街頭唱歌跳舞呢！……前幾年，日本政府批准我回大陸去一轉，好辛苦才得到中共發給入口證。有咯！中國是不會再要我們的，回去，只是看看自己的家鄉，了卻一樁心願罷了……抗戰時候，我們慘啦，不敢也不能離開這裏。……」

他是個健談的老人家，直至我們要走，話還沒說完。雖然，他沒有什麼悲哀表情，可是，說着說着，我們已經體味了點點辛酸。

告別中華街，告別華僑最多的橫濱，回頭一瞥，再看不見親切的紅木牌坊，和七彩的日子，只看見一個平日自認鑽石為心的朋友，眼中閃閃的淚光！